

刘鹏凯专栏·西北以北

信笔扬尘

## 北庄纪事

北庄在黑夜中狠狠地摇摆了那么一下，就把许多故事埋到了黄土里。

1920年，整个中国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北庄却隐藏在一片高高矮矮的塬子里，如果不是那些树林的昭示，就很难发现这里还有一个不是很起眼的村子，它似乎和外面的混乱毫不相干。其实呢，世界上有许多混乱都是一些欲望相对强烈的人制造的，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枪声为什么响起，又为什么突然安静了下来。他们只关心今年是不是风调雨顺，小麦的收成够不够全家人一年的口粮。水和粮食是他们一生中最主要的事情，其次就是婚丧嫁娶、生儿育女，至于其他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吃饱了没事干才去关心的事情。

说实在的，世界上最善良的人应该是农民。他们一生的奢望就是耕田种地，吃饱穿暖，别无所求。北庄就是这个样子。

有一年我去北庄搜集民间故事和花儿，路过那里。到了北庄，从老人口中得知1920年的北庄曾经遭遇过一场灭顶之灾，那场地震几乎毁了这个宁静的村子。听老人讲，地震之前，村子里和平常没什么两样，只是孩子们显得有些心慌，早上一起来，就满村子到处转悠，还高声唱道：

哎——  
摆摆摆，  
摆摆摆，  
房子塌咧。

哎——  
摆摆摆，  
摆摆摆，  
大树折咧。

他们没有什么唱什么，见牛唱牛，见狗唱狗，把村子里的狗唱得个个异常亢奋，活蹦乱跳地跟在孩子们的屁股后面。老人们则在狗屁股后面用柳树条子撵他们，嘴里还不停地骂道：“我把这该死的狗日的崽子捏碎咧喂苍蝇去，胡唱啥咧，给我站住！给我站住！”孩子们哪里站得住，早就像风一样无影无踪了。老人们还说：“那些天，天特别的亮，太阳特别的大，晒得人流油呢，都有点招架不住咧。”

后来，房子真的塌了，大树真的折了，还有许多人真的找不回来了，当然，还有一些唱歌的孩子，他们在一夜之间就被黄土掩埋了。一夜之间，整个北庄变得一片混乱和荒芜。

地震过后的许多年，世界各地的专家来到北庄，考察由于地震所形成的独特的断裂带，他们很惊奇断裂带居然成了一条路，当地人更是形象地把这条路叫“摆路”。还有一些唱歌的孩子，他们躲过了那场劫难，继续守候着这个已经陷进了塬凹里的北庄，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给我讲起北庄往事的老人们就是当年那些唱歌的孩子，他们说：“这里埋葬着先人的魂儿咧。”

我去的时候，正赶上春暖花开，北庄依然宁静地隐藏在浓密的绿树之中，难以发现。从北庄回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诗人伊沙的一首诗《饿死诗人》，其中有这么几句让我越来越明白尘世间的一些道理：麦子，以阳光和雨水的名义 / 我呼吁：饿死他们 / 狗日的诗人 / 首先饿死我 / 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 / 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

诗人只是用墨水污染了土地，其他人呢，他们用什么污染土地呢？是谎言和欺骗还是金钱和权力？是压迫和剥削还是刀子和子弹？他们是不是最应该被首先饿死？我不知道。

事隔多年，北庄和那首诗常常在我的记忆中自由地穿越。或许在北庄能够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想。



刘鹏凯，安徽人，1968年生。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白太阳》、散文集《心灵的边缘》《左边狐狸右边葡萄》、诗集《愤怒的蝴蝶》等。作品散见于《天津文学》《安徽文学》《山西文学》《香港文艺》《青年作家》《散文选刊》《星星》《诗歌月刊》《诗刊》等文学期刊。

## 娘们（外一篇）

方英文

我的游记散文《紫阳腰》曾被选作中考题，于是广传四方，很多地方拿去为难学生，直到十几年后的现在。然而最初进入试卷时，却被试题设计者、语文老师们自以为是为地修改了一通。比如将“娘们”改作“女子”，就令我分外生气。所以流布愈广，我愈不舒服。

娘们这个词代词我很喜欢，感觉温暖可亲。娘们泛指已婚女性，年龄不超过五十岁吧！只是使用娘们一词，须有眼色，更要看具体语境。假如面对一个三十五岁的女教授，你称其娘们，她大概要变脸失色的，以为你在质疑她的学问，将她混同于一般妇女了。

不过，如果这位女教授真有人生学问，而非书呆子，且又与你熟络，甚至些许暧昧，那么你称她娘们，她会喜悦自豪的，因为她感觉你在曲笔赞美她身上散发着天然的女性魅力呢。

汉语词汇是阴阳对称且互补的，既有娘们，则有爷

人间小景

## 那场雪

余倩

那年我初三，雪下得藏住了所有的路。放假那天，我挑着行李出校门。雪片横着飞，打在脸上生疼。路早看不见了，只能试探着往前挪。帆布袋一下下磕着小腿，扁担压得肩膀发酸，换肩时肉肉扯得火辣辣的。

慢慢地，衬衣湿透了，热气从领口冒出来，在冷气里变成白雾。睫毛结了霜，看什么都晃——晃着的扁担，晃着的雪，还有远处那个小黑点。那是我的家。

越走越近，黑点成了人影。父亲站在门口，没戴帽子，一身雪。他像门口那棵老槐树似的站着，一动不动，朝着我归来的方向。

灯月闲话

## 舒台夜月

徐禾生

夜，如此澄澈。我就在这澄澈的夜色里，独自走向舒台。

台是后来重筑的，少了些砖石间苔痕的幽古，却依然有一股沉雄的气度从石阶和栏杆的线条里无声地散发出来。我拾级而上，环顾四周，近处的屋舍、树木都成了深浅不一的墨块。远处的街市，则浮着一片蒙蒙的光晕。而最摄人心魄的，是东面那一片空蒙的所在——水墨画般的雪湖。

云影极薄，丝丝缕缕，笼罩于湖西岸远处那座轮廓柔和的小山——那便是天柱山的一脉余绪了。古人马高梧有句：“云影净随风度岳。”描摹的，也许就是这般光景了。只是这云影的“净”，这夜风的“度”，都在一种近乎神性的静穆中完成，不沾一丝烟火气。

神思缈缈间，一轮明月，升向天空。顷刻，月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高台、树木、屋瓦，以及眼前那一整片雪湖，都镀上了一层清辉。月影落在湖心，被细碎的波纹揉着，散作一湖流动的碎银，又聚拢来，凝成一枚温润的、触手可及的璧玉。光与影在湖上嬉戏，清冷中透着生意。这便是“舒台夜月”了，潜阳十景中，最负清名的一处。

们。称男人爷们，未闻哪个发火。当然了，若在公众集会上让你当主持人，你将市长称作爷们，虽然市长不会发怒，只是观众要笑你没文化。

抄录一段《紫阳腰》原作吧：

“紫阳娘们何以生出如此之腰呢？次日早起踮街，似乎得了答案。总是遇见一些娘们挑着扁担，忽忽闪闪地来了，忽忽闪闪地去了。两个担筐里，是白嫩的豆腐，是带露的青椒，是拖泥的新藕，是出江的鲜鱼……忽忽忽忽而，营养于客官；忽忽忽忽而去，生计于家庭——终于忽出一腰的风情与柔韧。”

——你给我改成“女子”，还有什么味道！是担心“娘们”一词污染了少年学子的纯真心灵吗？也太小瞧了他们的判断力啦！

何况“女子”，多指未成年的未婚娃娃，没有家庭负担，撒娇任性的花季，何需“腰之劳”哦！

三百米，两百米，一百米……我几乎是挪到他眼前的。扁担从红肿的肩下滑下来，“咚”一声砸进雪里。我喘着粗气，汗和雪水顺着下巴滴。抬起头时，眼泪突然就冲出来了——是委屈，也是不解：路这么难走，您怎不过来接我？

父亲什么都没说。他弯下腰，一手拎起铺盖卷，一手提起帆布袋，转身进了屋。门框里，炉子烧得正旺，晚饭已经做好了，妈妈留的那碗汤在桌上冒着热气。

很多年以后，当我自己也在生活里遇到更难走的路时，才忽然明白了那个雪天。明白父亲为什么只是站着。他不是在看一个狼狽回家的女儿，他是在看一个就

九百七十余年前，也是这样的月夜么？一个清瘦而挺拔的身影，或许就站在这相同的位置上，凭栏远眺。他看到的，应是没有今日这般辉煌灯火的天柱山影，而是更为野旷的雪湖烟波。那时，他正当盛年，以舒州通判的身份，蛰伏在这“僻左”之地。史册只寥寥数笔带过他在三年的宦迹，仿佛无甚可书。然而，对于一个灵魂里燃着烈焰的人，平静的岁月，往往便是熔炉。

我能想象，多少个公旁之暇的深夜，衙署的书斋里，一灯如豆。白日的尘俗喧嚣褪去，只剩下窗外唧唧的虫鸣与案头堆积如山的经史典籍。他埋首其间，目光如炬，不是在寻章摘句，而是在字里行间急切地寻觅着济世的良方。彼时的北宋，表面承平，内里却已像一件华丽的袍子，爬满了虱子；积贫，积弱，官僚冗滥，民生疲敝。一股焦灼的火焰，在他胸中日夜灼烧。那火焰，是儒者“内圣外王”的古老理想，是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侠义担当，是韩愈“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的卫道赤忱。他要“致君尧舜上”，他要“兴遗教，振颓道”，他要将这所学所思，化作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实践。文学于他，绝非风花雪月的玩物，而

颈内动脉重度狭窄，病情危急，而他既往手术史复杂，再次支架植入难度与风险极高，在刘主任团队专家指导下该院及时为其手术，使右颈内动脉得以疏通，患者感激地说：“以前得了大病，想都不想就往大城市跑，折腾不说，花钱像流水，现在好了，家门口医院就有顶尖专家诊治，真是省钱又省心。”

坐诊——看得上

因为老伴长期住院，笔者成了该院的常客。前不久还在外科体验了一次微创手术，感觉良好，发现该院一批年轻医生在老同志带领下正稳步成长成熟。

同各地一样，在老龄化的今天，需要入住康复科、老年科的患者日益增多。潜山市立医院新院区运行近一年来，康复科有时还真的一床难求。笔者认识的一位龙井居委会干部的母亲——叶老奶奶，自主神经功能紊乱，昼夜颠倒，不仅自己生活不能自理，还严重影响家人休息，入院时坐轮椅，经康复科调治后，已能步行出院，据说现在还可以与老友一起玩牌了。

有一首老歌唱道“老百姓心中有杆秤”，这是对执政者而言；同理对病号来说，心里也有一杆秤，能体现医生在心中的分量；由于地缘相近，社会上对当地医生往往会形成清晰的认知度。

在门诊部三楼的专家门诊八号诊室，笔者常常发现候诊病人很多，有坐的，有站的，还有靠墙倚着的。原来八号诊室的汪主任是出了名的老专家，患者都是冲着他的医德医术来

不朽《西厢记》

早茶时打开电视，半腰里看完黄梅调电影《西厢记》，甚好。《西厢记》可谓元杂剧之首。王实甫的初衷大概是写张君瑞崔莺莺的爱情，结果出人意料地让红娘成了光彩夺目的主角。

《西厢记》故事发生地普救寺，我游览过三次，总忍不住笑，不由一再赞叹剧作家神妙反讽之天才创意。置背景于佛国净土，本应四大皆空、超凡脱俗；却写红娘察言观色，琢磨透了一对男女的烈火热情之身心，于是送信穿线、搭桥铺路，助力情人云雨尽欢，硬是把生米做成了熟饭。

老妇人无奈，被迫践诺，却提了一个要求：张生须得考上状元，方可迎娶。果然金榜高中，皆大欢喜。

若我编剧，会删掉那个尾巴，只写到张生出了寺门、赴京赶考，就此落幕，给观者留个“两可”，似更余音绕梁。不过想一想，人生多半残缺不如意，于是才要戏里大团圆以慰众生。

不看舞台表演，只将《西厢记》当作案头读物，那也是字字珠玑句句喷香。

要长大的孩子，走上第一条必须自己走完的路。那根扁担，让我十五岁就明白了生活的物理重量；他站的那么远，又让我在往后所有难熬的时候，都记得要自己挺住。

一头是家的温暖——有炉火，有热汤，还有永远为你亮着的灯。一头是未来的前程——是书本，是远方，是父亲一声不吭的支撑。中间那根吱呀响的扁担，就是我。是正在被塑造的筋骨，正在被打磨的心性。

如今我也站在了自己家门口，看着我的孩子走向他的风雪，沉入历史的深渊，任后人评说。他欲以“经世致用”的霹雳手段，疗救一个帝国的沉疴，最终却落得“拗相公”的讥嘲，惹来千年不息的争议。

皓月之下，我忽然觉得，那“不识”的，或许只是皮相。更深层的内涵，如同这亘古的月光，虽历经阴晴圆缺，却从未真正熄灭。他那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毅担当，那种将学问与生命全然奉献给家国天下的赤子情怀，那种不计个人得失、只问苍生疾苦的儒家风骨，不正是这“潜阳”大地——乃至整个华夏精神血脉中，一股沉潜而雄健的“阳气”么？这股阳气，在太平岁月里默默滋养文教，在板荡之际便化作中流砥柱。

舒台夜月，皓然长存。那光，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是清冷的，也是温厚的；它照见了一个孤独改革者永不磨灭的背影，也照亮着这片古老土地上，平凡而坚实的、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息与梦想。潜阳的“阳”，或许便是这般，在夜的深沉里积蓄，在月的清辉中显形，周流不息，亘古如新。

潜山市区北去有风情大道，当地政府斥巨资新建的市立医院正坐落道南，八层楼相依栉比，总建筑面积达132万平方米。登楼北望正见皖山天柱，在那古堡式的轮廓下边，还藏有二葛（葛玄、葛洪）祖师左慈的炼丹房与焙药台，左师乃中国道教兼修医术的开先河者。悠久的医药传统如影随世，从古代向现代医疗历史性的转身中，风情大道上的新风景与暖心的情谊故事不断演化，市立医院那依次排开的3座楼串联于一体，纵横跨度60多米、通高4层，外立面线型流畅，好似一艘装备精良的大型船只，非常契合人们所希冀的生命健康之舟的形象。

急诊——救得上

笔者与来自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的谭安医生面对面，他是支援潜山市立医院的驻点心内科医生。

“只要听到救护车一路鸣笛不断，大老远的我们就会感觉可能有任务，因为卒中和胸痛病人都有最佳的急救时限，而心梗急救以2小时内为宜，几乎每一秒都关系到生命走向。”——谭医生颇有体会地说。仅2025年一年，该院心内科已成功急救63例心梗患者。在笔者的要求下，宋主任与谭医生回忆起2025年9月15日的一次施救经历，当时已是夜里11点

多，家在玉河的李老，因持续性胸痛，紧急来院就诊，患者气喘吁吁，一度休克，经床边心电图与心梗三联检查，确诊为病情凶险的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医院立即启动胸痛中心快速响应机制，通过同步研判，很快做出必须紧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方案，由谭医生、宋主任及黄医生等组成的团队把病人直接送进手术室，象李老等心梗急救成功并非个例，据了解，自2020年胸痛中心成立以来，该院已累计救治超200例患者，其中年龄最大的96岁，最小的30岁。市立医院与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长期深度合作，对方专家谭医生来潜驻点，长期现场带教，如今市立医院心内科人员基本掌握了相应的救治技术，建成了成熟的介入诊疗体系。老百姓说，市立医院急诊，救得上，治得快。

谭为湖北荆州人，2006年武大毕业，今年42岁，眉宇间透着一股风华正茂的气息，令笔者感动的是他竟离家别子，从大武汉来小城，一住就己一年多。他说，心梗病人就地及时急救非常重要，潜山市七山一水二分田，山区面积大，如果往大城市去就医，就会超过两小时的时间，致残致死风险就大，特别是来天柱山的游客多，意外情况在所难免，今年五一期间，一位江苏游客发生心梗，我们及时救治成功，获得好评。

难诊——借力上

记忆中，高难度的手术治疗以往

## “治”功自有口碑传

郑与

总是跑大城市、大医院才能解决。

能不能少跑路、少折腾、少花钱，让高难度的治疗就近解决？潜山市立医院紧紧抓住长三角医疗协作机制推行、优质资源下沉赋能的契机，主动联系邀请上海市肺科医院相关团队来潜，已经多次成功实施胸腔镜下病变肺叶部分切除的微创手术，以及肺结节胸腔镜微创手术。

笔者特地向市立医院胸外科刘主任做了询问，原来家住油坝的薛氏兄弟二人就是胸外科微创手术的典型受益者。弟弟65岁，妻儿均在外打工，自己在家门口做瓦工，因反复咳嗽、痰中带血而入院，检查显示其肺部肿瘤位置特殊，传统开胸手术需切除左侧整个肺叶，这将严重损伤术后呼吸功能，鉴于病情复杂，医院及时请到上海肺科医院的杨晨路教授来潜，经共同研判，确定了“胸腔镜下左上肺上叶袖式切除+淋巴清扫”的个性化手术方案。杨教授与市立医院的手术团队采用国际领先的单孔胸腔镜技术，仅在患者左侧胸壁开4cm小孔便精确地完成全部复杂操作，大幅降低手术创伤；术中，借助CT三维重建技术，确立毫米级的定位标准，将出血量控制在极低水平；术后采用新技术帮助患者2小时即恢复自主呼吸，打破了传统开胸手术需卧床多天的局限。

无独有偶，薛氏的哥哥70多岁，

也发现左下肺肿瘤切除后，左余肺亦需切除。对于这种属于四级高难度手术，市立医院继续利用与上海市肺科医院的协作机制，请陈昶教授团队来潜指导，联动院内多学科力量做术前评估与方案，上海的杨主任针对患者肿瘤位于肺门且形成致密粘连的情况，特地采用从肺根部打开心包、精准操作的创新思路，最终在四小时内顺利完成手术。

笔者与薛氏家属联系，得知弟弟如今已能干点瓦工方面的轻活，获得一定收入；兄长能正常散步，家中轻松事也能自理，这样的病例说明市立医院建立的新机制的确能帮助本地患者实现三少，即少跑路、少折腾、少花钱，大病前能救民、便民、利民。

在市立医院三楼专家诊室的门前廊道上，人们可以清楚看到外地大医院专家们的照片与简介，除了武汉、上海的专家外，还有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刘春风主任的专科团队，他们定期定时在潜山市立医院坐诊，正如前不久市区退休干部、快八十岁的阮老所写的感谢信所言，他因突发性晕厥伴左侧肢体反复一过性无力，得到刘主任团队与市立医院神经内科江主任等人的联手诊治，“少受罪还少花钱就治好了大病。”笔者经询问得知，患者来院后，院方当即启动脑卒中绿色通道，检查发现他右侧

的，汪老虽然退休，仍被返聘留用，之前曾因德艺双馨被推荐连任三届安庆市政协常委。早年乡村缺医少药，老汪是从赤脚医生做起的，他跟师学徒，中西医兼修，在村卫生室干全科，甚至连兽医活也干。后来欣逢恢复高考，于1977年考入安医大深造，毕业后返乡，长期在潜山县医院任大内科主任，这种经历使他对乡村基层百姓的疾苦，尤其是病痛体会深。古谚云，医不叩户，但老汪知道，要取得病人信任，必须叩开病人心灵门户，问清缘由，才能有的放矢，往往一番暖心的对话，可以医病医心并举，故而接诊时，老汪总是望闻问切，以与现代检验相比对，据说有一病人来求诊，检查斟酌后老汪仅开出不到十块钱的药方。病人大为不解，老汪再三解释并负责地说：“你先回去吃吃看，如果不好，下次我免费给你看，何必多花冤枉钱呢！”许多老乡一带的病人总是等也要等到老汪看。余井松岭一朱姓妇女55岁，患重症肌无力，个人生活难以自理，经老汪精心调治，如今已能看家种菜，入院时坐轮椅，经康复科调治后，已能步行出院，据说现在还可以与老友一起玩牌了。

市立医院书记与院长都是笔者熟人，我问他们如何在提升职工医技的同时做好医德医风教育，他们问我看到院门口广场立的巨石上的院训没有。果然一块十来米长、两米多高的有花紋底色的巨石上，刻有“崇德、精医、仁心、济世”八个大字，笔者想起古代曾有“良医堪比贤良相”之说，今日似可续上一句，“治功自有口碑传”。

潜山为皖省之源，但愿有“皖美守护”，保一方安康。